

主演的《学爸》还在热映,《最后的真相》又在今天上映

闫妮,挑战的角色越来越多样

提起闫妮,观众最先想到的可能是《武林外传》中风情万种的老板娘佟湘玉,或者是《北风那个吹》中为爱奋不顾身的牛鲜花。这两年,闫妮开始更多地在银幕上出现,她主演的电影《学爸》正在热映,另一部电影《最后的真相》明天公映。在这两部影片中,她都尝试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角色。



喜欢单亲妈妈刘真真的真实和复杂

闫妮在《学爸》中饰演单亲妈妈刘真真,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。看完剧本,闫妮就喜欢上了这个角色,“这个人物很真实。”片中第一场戏,是刘真真跟黄渤饰演的单亲爸爸雷大力做一笔交易,后者为了学区房,以10万元为酬金跟刘真真假结婚。“婚姻这样神圣的事情,她居然就答应了,这让我对这个人物一下子充满了好奇,很想去探究她。”

在闫妮看来,刘真真的性格非常复杂,既有坚强的一面,也有脆弱的部分,而女儿则是她的软肋。影片没有交代她跟丈夫是如何离婚的,但显然,这次婚姻并没有带给她幸福。不过从她在片中“鸡娃”的力度上看,她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,一心想争一口气。

为了能让女儿上一所好学校,刘真真绞尽脑汁。片中最精彩的一场戏是雷大力为了让孩子能以特长生资格入学,另辟蹊径地选择了“敲编钟”这个冷门的才艺表演。但等到考试的时候,却发现刘真真的女儿偷学了这门才艺,雷大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这个情节虽然有点戏剧化,但闫妮也能理解刘真真的心情,“作为母亲,她愿意为了孩子的前途做一些出格的事情。”

刘真真的真实还表现在她跟雷大力朦胧的感情上。“刘真真肯定对雷大力有好感,她也说了,如果有合适的,自己也不是不考虑。在这一点上,女性要比男性勇敢。”这是让闫妮欣赏刘真真的部分。

最后一场戏是刘真真来到雷大力开的洗浴中心,让后者帮她按摩。开拍前,闫妮特意要求剧组提供黑色的服

装,“我也说不上来,就是觉得黑色服装最能代表刘真真此时内疚和遗憾的心情。”

闫妮说,她能理解刘真真的执着和疯狂。“‘鸡娃’很难说谁对谁错,不过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,还是要适可而止,因人而异。”

特别想尝试悲剧性的人物

在即将公映的悬疑片《最后的真相》中,闫妮饰演金喜妹,这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边缘人物,靠给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生活,最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。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角色。在闫妮看来,金喜妹吸引她的地方在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,“我以前是喜剧演员,特别想尝试这类悲剧性的人物,这是不一样的感受。”

出事后的金喜妹,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在法庭上,她目光呆滞,低眉顺目,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,充满了绝望和愤怒。面对黄晓明饰演的律师丁义峰,她大爆粗口。

为了演好金喜妹,闫妮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。在重庆拍戏时,她坚持要剧组找来适合金喜妹的服装,“当时快过年了,很多店都已经关门,但我一直让步。我说如果服装达不到要求的话,我找不到这个人物的感觉。”好在剧组后来真的找到了。

已经过世的表演艺术家涂们在片中扮演马双喜,一个既可怜又可恨的独居老人,闫妮和他有多场对手戏。闫妮回忆,涂们第一次见到她时,就吻了她的手。“这个举动,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角色的感觉。”有一场金喜妹抽烟的戏,闫妮跟涂们商量,表演时能否将烟

灰缸放在他的身上,没想到后者很赞许地答应了。“跟涂们老师演对手戏真的很默契,他的表演一点也不老。”闫妮坦言,好的表演对手就是能够彼此刺激,彼此给予。有一次,她找涂们聊自己对一场戏的理解,但担心对方不愿意,“没想到他说,我姥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:‘你喜欢谁就听谁的。现在我就听你的,就按照你的演。’”这让闫妮非常感动。

年龄对女演员不是问题

除了以上两部电影,闫妮还在今年5月播出的网剧《外婆的新世界》中饰演一对双胞胎姐妹孙玉萍和孙玉兰,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反差极大的角色。在尚未定档的电影《驯鹿》中,她演同样性格复杂的梅姨。当很多中年女演员为找不到合适的角色苦恼时,闫妮却越战越勇,挑战的角色类型也越来越多样。

“我不觉得年龄对女演员是个问题。”闫妮说。所谓的中年危机,无非就是当女主角的机会少了一点而已,“如果我演不了主角,那么配角我也可以演。我热爱演戏,这也是我终身的职业。在演戏上,我愿意做一棵小草,只要能点燃大自然。”

当演员这么多年,闫妮对这个行业有自己的理解。她告诉同样是演员的女儿邹元清,“当一个好演员不容易,这是一个需要保持高精神强度的职业,你要热爱演戏,要沉浸其中,要能脱离现实,这样才能享受做演员的快乐。”

闫妮很早就认清了一个现实:一个演员,无论名气有多大,也是被人挑选的,而自己所能做的,就是时刻准备着,更加勤奋和努力,这样机会来了才能及时抓住。

在青年导演创扶计划活动上与学生交流

孙红雷:演员,在生活中要做个有心人

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给别人上课,很激动。”近日,国家话剧院演员孙红雷出现在正在山东济宁曲阜尼山举办的“尼好,戏剧!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”活动的“大师讲堂”第一节课堂上。他表示,这次受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召唤来支持青年导演创作义不容辞,并且特别强调:“这不是大师课,就是聊天会。我想跟大家一起谈谈表演,谈谈体验生活。对于创作者来说,回到生活是最重要的!”

对手演员是永远的救命稻草

“现在你们创作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时,有谁会去体验生活?会给自己留多长时间做准备工作?”聊天会一开始,孙红雷就向现场学习和从事艺术专业的观众们抛出了这样两个问题。在听到一些学生的回答后,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:“我是中央戏剧学院95级音乐剧班的,我们当年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观察生活练习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体验生活的好处和妙处,现在知道了。”

孙红雷表示,自己每天要看海量的剧本,但很多剧本都是没有生活的,看不到真实的人物情感、人物关系。“这是很大的悲哀。不管是做导演做编剧还是做演员,都得有一个素材库,在生活中做个有心人。”孙红雷透露,自己在生活中会积攒大量素材。比如跟朋友吃饭、参加各种活动,包括开家长会,他都会把留意到的一些有趣的人物形象记下来,“有趣的灵魂太多了,我会牢牢记在脑子里,或者记在我的手机上,然后回家复盘,总有一天会上。”

孙红雷坦言,别以为演员演起戏来都得心应手,其实会紧张,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解决紧张的办法。我会在演出前跳20分钟绳,把汗出透了就好了。”

孙红雷觉得不要排斥紧张感。其实“松弛”正是在高度紧张下保持的表演状态,而不是松懈。他说:“有些演员紧张是因为准备不足,对人物理解不够深刻,对剧本不是特别熟悉,对对手演员也不太了解,所以要在生活中多跟对手沟通,达成某种共识。我们行内有一



句话,叫‘对手是你永远的救命稻草’。所以大家在拍戏遇到困难时,一定要找自己的对手还有导演聊聊,因为他们最能直接帮助你,是你的战友。”

上综艺节目为走出禁锢的“笼子”

一名学生现场问孙红雷:“大

家都说演员要少上综艺,保持神秘感,对此您怎么看?您在综艺当中一些比较出圈的人设,有没有对您的演戏造成一些困扰?”孙红雷坦诚表示:“都说生活需要体验,但我2002年演了《征服》以后,基本跟生活没什么关系了,整天不是发布会就是颁奖,要不就是跟着剧组,连家都回不去,更别说生活了。所以我基本上成了一个残疾人,不会买票坐地铁,不会用打车软件,这是一件

特别可怕的事!”孙红雷透露,自己有一段时期好像被禁锢在笼子里出不来了,“很多人说我的表演封神了,是大师了,是艺术家了,我当时居然就信了,走到哪儿都正儿八经,装模作样的。但后来我才明白,艺术家不是这样的。”

孙红雷坦言:“其实参加综艺节目非常累,需要演员有巨大的能量。但正是通过《极限挑战》,我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,敢站在这里跟大家聊天,而不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大艺术家的样子。所以我要感谢综艺,平衡了我自己的表演空间。但是综艺确实不能拍太多,必须要适度。”

孙红雷表示:“我来自舞台,舞台也将是我最后的归宿。当我离开舞台那一天,是我最后的那一天;而当我回来时,也是我最骄傲的一天。”谈到舞台他深情流露:“我当年演舞台剧的时候,有时台下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,真的让人伤心。但现在国家经济飞速增长,戏剧不愁没有观众。所以当回到舞台为观众服务的那一天,我会很开心很骄傲。我对戏剧的爱大于一切,那是我心中最美好的一块绿地。”

本版稿件据北京晚报